

## • 专题：记忆研究的科学前沿与哲学挑战 •

编者按：

记忆是哲学与科学共同关心的经典话题，多学科融合的研究范式为记忆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方面，当代记忆哲学高度依赖实证科学的前沿论据和理论假说；另一方面，对人类记忆机制的哲学探究也有助于反哺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记忆增强等新兴技术。本专题立足于记忆哲学的跨学科特性，从心理学哲学、科技伦理、认知科学哲学、知识论等不同视角，共商记忆研究的前沿问题。赖长生与陈姝帆的文章聚焦“心盲症”这一心理学与记忆哲学的新兴话题，基于实证论据，证明心盲者虽缺乏心理意象，但仍可有良好的情景记忆，从而挑战了将心理意象视作情景记忆必要条件的传统观念。杨庆峰的文章反思了记忆调控技术的发展，指出记忆修改等实践挑战了将记忆视为知觉附属的传统观念。为突破原有框架，文章从生命状态出发区分了“干记忆”与“湿记忆”，力图深化对记忆本质的理解。郁锋的文章揭示了记忆的感官多样性对传统因果论的生成性挑战、反事实挑战以及整体性挑战。为应对挑战，文章尝试融合预测心智理论、延展心智理论以及主动推理理论，构建主动的因果网络模型，推动记忆哲学从静态保留主义向主动因果主义演进。王煜萍与柯肯·米可尔扬（Kourken Michaelian）的文章聚焦“记忆能否生成辩护”这一问题，以“生成主义”这一主流观点的两股发展思潮为线索，系统梳理了其核心论证与面临的反驳，为评估生成主义及其与相关知识论理论的兼容情况奠定了基础。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展现了记忆哲学的纷呈异彩。

（专题策划：赖长生）

### 心盲症给记忆哲学的启示

#### Aphantasia and Imageless Episodic Memory

赖长生 / LAI Changsheng 陈姝帆 / CHEN Shufan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40）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摘要：**当代记忆哲学聚焦于探究情景记忆的本质，即人们对发生在特定时空情境中的事件的记忆。传统观点认为，情景记忆的重要构成要件之一，是关于所记事件的心理意象。如费南德斯就明确提出，情景记忆的本体论本质是一种心理意象。然而近十年来心理学家发现，有些个体缺乏生成心理意象的能力，这种现象被称作“心盲症”。有实证研究表明，尽管心盲者无法生成心理意象，但他们仍能完成情景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知识程度主义研究”（项目编号：22CZX065）。

收稿日期：2025年7月20日

作者简介：赖长生（1993-）男，福建厦门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知识论。Email: changshenglai@sjtu.edu.cn

陈姝帆（2001-）女，山西临汾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知识论。Email: ShufanChen@sjtu.edu.cn

记忆任务。具体而言,虽然心盲者的情景记忆生动性不足,但他们在情景记忆的准确性与成功率上并不逊于常人。这意味着心理意象或许并非情景记忆的必要条件,传统观点忽视了人类情景记忆机制的多样性。基于此,本文将展望一种更包容的功能主义记忆理论。

**关键词:** 情景记忆 心盲症 心理意象 功能主义

**Abstract:**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memory centres on the nature of episodic memory, which refers to the memory of events that occurred at 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 The standard view sees the mental image of the remembered event a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episodic memory. For example, Fernández explicitly argues that the metaphysical essence of episodic memory is a kind of mental image. However, in the past decade, psychologists have coined the notion of “aphantasia”, a condition in which individuals struggle to generate mental imagery. Empir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while aphantasics have difficulties visualizing mental images, they can nevertheless complete episodic memory tasks. Specifically, despite the reduced vividness of their retrieved content, aphantasics are not inferior to non-aphantasics in terms of the accuracy and success rate of episodic memory. This indicates that mental images may not b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episodic memory, and thus the standard view has overlooked the diversity of mechanisms underlying episodic memory. In light of this, the present paper will propose and outline a more inclusive 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pisodic memory.

**Key Words:** Episodic memory; Aphantasia; Mental imagery; Functionalism

中图分类号: R338.64; N031 DOI: 10.15994/j.1000-0763.2026.03.001 CSTR: 32281.14.jdn.2026.03.001

回忆年少时那场令人难忘的旅行,你或许能想起那时见到的风景、一起出游的旅伴,甚至重温那时激动的心情。记忆中,那些昔日的场景、人物、经历都历历在目。学界通常把这种对于个人过往经历的记忆称作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它与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一同构成了人类最基本的两种长期记忆。这两种记忆的区分最早由加拿大心理学家图尔文(Endel Tulving)提出。<sup>[1]</sup>语义记忆指关于一般事实的记忆,其内容是一些陈述性命题,可以与个人经历无关,譬如我可以记得“卡夫卡死于1924年”。情景记忆则是一种关于“何事-何时-何地”的记忆,<sup>[2]</sup>其内容是个人亲身经历过的事件,通常带有时空情境、感官经验、情绪感受等语境细节。情景记忆就像一场“心理时间旅行”(mental time travel),带我们在记忆宫殿中“故地重游”,常伴有不同感官模态的心理表征。

这些心理表征,一般被统称为心理意象(mental imagery)。直觉上,正是这些“历历在目”的心理意象让心理时间旅行得以可能,令“记忆”得以“犹新”。因此,记忆哲学主流观点将心理意象视作情景记忆的构成要件。

譬如,费南德兹(Jordi Fernández)将情景记忆的本质解读为一种心理意象;<sup>[3]</sup>纳奈(Bence Nanay)亦直言“情景记忆是一种心理意象”。([4], p.151)让我们称这种传统观点为情景记忆的心理意象论。

对于常人来说,心理意象论似乎合情合理。但要是当你回忆过往时,并不能在脑海中生成心理意象呢?假设当你闭上眼回忆年少时的旅行,你完全无法想象与之相关的任何画面,那么你还能“记得”那场旅行吗?近年来,心理学家发现,有一类人缺乏主动生成心理意象的能力,这种现象被称作心盲症(aphantasia),<sup>[5]</sup>这类人群被称作心盲者(aphantasics)。那么心盲者能否拥有情景记忆?结合近年来的实证研究,本文将论证一个较为出人意料的观点:尽管心盲者在记忆表征的生动性上逊于常人,但总体而言,他们并不缺乏情景记忆,甚至在一些情景记忆表现上优于常人。这说明心理意象或许并非情景记忆的必要条件,从而对传统的心理意象论提出了挑战。

## 一、情景记忆的心理意象论

传统观点认为,情景记忆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之一便是心理意象,人们需要借助心理意象完成情景记忆的相关任务。心理意象是心理学、神经科学和哲学等领域共有的概念,常与“心理图像”(mental image)一词混用。<sup>[6]-[10]</sup>例如,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的《神经科学百科》明确将这两个术语列为同义词。<sup>[8]</sup>有鉴于此,本文亦不对二者做区分。在哲学领域,学者们通常将心理意象定义为“不直接由感官输入触发的知觉表征”,([4], p.3)即认知主体在没有直接外部刺激的情况下,产生关于某个对象、场景或概念的内在感官表征。譬如回忆昨天看的电影时,尽管此刻银幕并不在你眼前,你也可以在脑海中“重放”电影中的精彩画面或片段。这种“离线的”回放画面,即典型的心理意象。

根据心理意象的不同特征,学者们区分出了不同类型的意象。首先,作为视觉动物,人类最典型的心理意象就是视觉意象,也就是人们用“心灵之眼”所“看到”的东西。但此外,心理意象还可以包括多模态的心理表征,如听觉、触觉等多感官信息。这种综合的表征可以参与情景记忆建构、跨模态联想(如听到朋友声音时浮现其面容),涉及情感意义的生成(如“家的温暖感”)。<sup>[11]</sup>

其次,心理意象具有不同的生成方式,可以分为自主意象(voluntary imagery)与非自主意象(involuntary imagery)。前者为认知主体主动生成和控制的心理意象,后者则为心理意象的自动浮现。譬如,梦境、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侵入性闪回、脑海中反复出现的旋律(耳虫)等,都属于典型的非自主意象。<sup>[12]</sup>此外,一些学者(如纳奈)认为,并不是所有心理意象都可以被清晰地感知到。有些心理意象可能无法被主观意识直接捕捉,被称为无意识心理意象(unconscious imagery)。<sup>[4]</sup>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纳奈正是用这个概念解释心盲成因。

至此,我们大致了解了何为心理意象。如前所述,主流观点支持情景记忆的心理意象论,将心理意象视作情景记忆的重要构成要件之

一。纵观记忆哲学中有关心理意象的讨论,本文尝试将心理意象论分为强弱两种版本。

先看强心理意象论。一些学者主张,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情景记忆的形而上学本质就是一种心理意象。这一观点典型代表为费南德兹。他提出了一种角色功能主义(role functionalism)理论,用于回答“情景记忆是什么”的形而上学问题。在他看来,拥有一段关于某过往事件的情景记忆,即拥有一种关于该事件的心理意象,且这种心理意象发挥了记忆角色功能。而情景记忆的角色功能在于生成一种心理意象,这种心理意象使回忆者产生相应的“记忆信念”,即,相信这个心理意象所表征的事件真实发生过,且这个心理意象源于主体对该事件的亲身经历。([5], p.49)纳奈同样持强心理意象论。他认为情景记忆本质上就是一种心理意象,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实证研究表明,心理意象的缺失会导致情景记忆的缺失或减弱。二是脑神经科学发现,回忆往事时,相关的感觉皮层区域会被重新激活,这些被激活的脑区同样负责生成心理意象。([4], p.38)

再看弱心理意象论。区别于强心理意象论,弱心理意象论并不断言情景记忆的形而上学本质,而是从不同角度证明心理意象是情景记忆的必要条件。文献中,两个角度被讨论较多,一是记忆功能的角度,二是记忆现象学特征的角度。

一方面,情景记忆依赖心理意象来实现其功能。何谓情景记忆的功能?波伊尔(Alexandria Boyle)捍卫了一种较为常识性的观点:情景记忆是用来记住过往的。<sup>[10]</sup>具体而言,情景记忆的功能是帮人编码(encoding)、储存(storage)和检索(retrieval)过往信息。对此,心理意象至关重要。一方面,情景记忆编码和储存的是带有丰富时空信息的心理意象;另一方面,记忆检索本质上是对过往经历的心理“重温”(reliving),这种重温涉及对所记事件的心理意象。([10], p.336)相较之下,记忆模拟论(simulationism)的支持者,如德布利加德(Felipe De Brigard)<sup>[13]</sup>和米可尔扬(Kourken



Michaelian)<sup>[14]</sup>则持一种较为叛逆的观点。他们认为,(情景)记忆和想象本质上皆是一种情景模拟能力,记忆就是可靠地想象过往。因此,情景记忆的功能在于帮助人类想象过去或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而这种想象通常要以心理意象为载体。<sup>[15]</sup>最后,还有学者强调情景记忆的认知功能。索特留(Matthew Soteriou)<sup>[16]</sup>和霍尔(Christopher Hoerl)<sup>[17]</sup>认为,情景记忆的功能在于保存一类特殊的知识,即体验之知(experiential knowledge),用于回答一类特定的问题:经历或理解某个事件是怎样的?这类知识的保持,离不开心理意象的建构<sup>①</sup>。

另一方面,情景记忆依赖心理意象来构成其现象学特征。波伊尔提出,回忆过去感觉就像是对过往经历进行心理“重温”,这要求回忆者拥有一种心理意象来表征所记事件。([18], p.643)霍普金斯(Robert Hopkins)也明确提出,情景记忆要求当事人对所记事件具有心理意象。([19], p.51)在他看来,回忆过往本质上就是想象过往。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回忆与想象的现象学特征高度相似,都涉及对过往事件一种类似“观看”的体验,即心理意象。

综上,在记忆研究中,心理意象通常被视为情景记忆的必要条件。但近年来对心盲症的发现与研究,对这一传统提出了挑战:人能否在缺乏心理意象的情况下拥有情景记忆?

## 二、心盲者缺乏心理意象

闭上双眼,你能想象一个红苹果的样子并在脑海中成像吗?若不能,那你很可能有心盲症。心盲症通常被定义为一种无法或难以在脑海中自主地生成心理意象的状况。<sup>[4], [5], [20]</sup>心盲者无法像常人一样“看到”苹果的颜色、形状,就如同心灵之眼无法“睁开”,难以在缺乏外在刺激的情况下形成生动的视觉体验。尽管从19世纪起就有关于这一现象的零星记载,但直

到2015年,“心盲症”这个概念才被英国神经科学家泽曼(Adam Zeman)团队提出<sup>②</sup>,<sup>[5]</sup>并迅速成为近年来心理学和记忆哲学等多个领域的新兴研究热点。泽曼等人的初始研究只分析了21个自述缺乏心理意象的个体,但后来有研究在对三千余个案例进行元分析后,估计心盲者在人群中的占比约为3.5%至4.8%。<sup>[21]</sup>

为判断个体是否心盲,学者们常用视觉意象的“生动性量表”(Vividness of Visual Imagery Questionnaire, VVIQ)<sup>③</sup>来测评个体生成视觉意象的能力。该量表由16个问题构成,要求被试想象多种场景,并对脑中场景的生动程度从1-5打分,最低得分为16,即视觉意象完全缺失。在心盲症的界定标准上,泽曼等人称VVIQ得分16为“极端心盲”,得分17-23为“中度心盲”,但不同研究可能采用不同标准。心盲症可能是天生的,也可能是后天的。心盲者在视觉意象生成方面的障碍,或许与他们大脑视觉神经处理机制的异常有关。比如,有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结果显示,较之常人,心盲者前额叶区域与视觉枕叶网络(visual-occipital network)间的连接较弱,<sup>[23]</sup>负责视觉意象处理的特定区域“梭状回意象节点”(fusiform imagery node)与额顶叶区域之间的功能性连接更少。<sup>[24]</sup>

尽管有上述诸多发现,但关于心盲症的成因,目前仍众说纷纭。综合过去近十年来的各类研究,布隆薇斯特(Andrea Blomkvist)总结提出心盲者的六大特征:(1)在生成自主视觉意象上有障碍;(2)在生成不同感官模态的心理意象上障碍程度不同;(3)生成自主意象和非自主意象的障碍存在差异;(4)在回忆情景记忆细节上有障碍;(5)在生成关于非时间事件和未来事件的情景细节上均有障碍;(6)解决空间意象任务的能力与常人无异。([25], p.867)对心盲症的合理解释,应当能解释这全部六点特征。以下介绍几种较具影响力的解释。

①此外,费南德兹建立在记忆功能主义基础上的强心理意象论,自然也可以导出弱心理意象论。

②“Aphantasia”一词借用了古希腊语中表示心理意象的“phantasia”,而“-a-”则表“无”。因此,aphantasia字面上指的就是“缺乏心理意象”。

③上海交通大学赵冰蕾团队推出过中文版VVIQ量表,参见<https://aphantasia.sjtu.edu.cn/vividnesstest>。

皮尔森 (Joel Pearson) 将心盲症理解为一种视觉意象生成障碍, 从视觉信息处理通路的角度来解释心盲成因。<sup>[20]</sup> 人脑的视觉处理系统一般被分为两条路径: 一条是腹侧 (ventral) 通路, 也叫“what通路”, 负责物体识别; 一条是背侧 (dorsal) 通路, 也叫“where通路”, 负责处理与空间位置和运动相关的信息。皮尔森认为, 心盲症的成因在于腹侧通路受损, 而背侧通路正常。因此, 心盲者可以保有空间意象和空间记忆, 并较好地完成诸如“心理旋转” (mental rotation)<sup>①</sup> 的空间想象任务, 但是在视觉意象的自主生成上存在障碍。这能够解释上述六点里的 (1) 和 (6)。

纳奈则将解释的重点放在了有意识/无意识和自主/非自主心理意象这两组区分上。<sup>[4]</sup> 他提出, 心盲症的根源在于心盲者无法自主地生成有意识的心理意象。但他们仍可能不自主地生成无意识的心理意象。由此, 他一方面能解释 (3), 一方面也能解释为何一些心盲者在执行一些需要动用心理意象的任务时 (如心理旋转) 也能成功——他们仍动用了心理意象, 只是意识不到。又由于纳奈明确主张心理意象的多样性和多感官性, 因此他可以声称心盲者在视觉意象及其他感官意象或空间意象上的受损情况不同, 从而解释 (1)(2)(6)。

布隆薇斯特则对这两种解释都不满意, 因为它们都未能完整地解释心盲症的全部六点特征, 尤其是无法解释心盲者在情景记忆和情景模拟上的缺陷, 即 (4) 和 (5)。有研究发现, 心盲者在情景记忆生动性和对记忆表现的自我评价上显著逊于常人。<sup>[5], [26]</sup> 这似乎与情景记忆的心理意象论不谋而合: 若心理意象是情景记忆的必要条件, 那么当心盲者缺乏前者时, 自然也会缺乏后者。基于此, 布隆薇斯特主张将心盲症解释为一种情景建构系统障碍,<sup>[25]</sup> 尤其是一种情景记忆系统障碍, 而非心理意象障碍。她的观点与记忆模拟论类似: 人脑的情景建构系统既负责情景记忆, 又负责情景模拟/想象。并且, 心理意象的生成需要以记忆元素

为素材, 情景记忆系统障碍会导致心理意象建构困难。因此她提出, 将心盲症解读为情景建构系统障碍, 能涵盖其全部六点特征, 尤其是 (4)(5) 两点能得到直接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中文世界对 *aphantasia* 的通行译法为“心盲症”, 但这并不意味着心盲就是一种医学意义上的病症或精神障碍。蒙佐 (Merlin Monzel) 等人的研究表明, 参考精神障碍的统计罕见性、违反社会规范、日常活动受损、个人痛苦这四大标准, 心盲症仅满足统计罕见性一条, 而在其他三项指标上都并未达到临床病理水平。<sup>[21]</sup> 因此, 心盲不宜被视作一种精神障碍。其中, 在日常活动受损一项上, 研究重点考察了心盲者的记忆情况, 让他们通过填写日常记忆问卷来评估自己平时的记忆表现。结果表明, 较之常人, 虽然心盲者的记忆自评得分更低, 但并未达到显著影响正常生活的程度。这意味着, 由于心理意象的缺失, 心盲者在情景记忆表现上确有不足, 但或许并非纯然没有情景记忆。至少, 心盲者的情景记忆水平依然足以支持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便引出了本文的核心问题: 缺乏心理意象的心盲者, 果真如心理意象论预测的那样, 缺乏情景记忆吗? 接下来, 我们将用更多实证论据, 证明答案是“不”。

### 三、心盲者拥有情景记忆

在实证科学中, 研究者们通常使用各类情景记忆任务来检测被试者情景记忆的有无与强弱。我们将介绍近年来的三个实证研究, 证明心盲者也拥有情景记忆。

首先, 埃克塞特大学弥尔顿 (Fraser Milton) 团队2021年的一项研究便考察了心盲者的情景记忆表现。<sup>[23]</sup> 一方面, 研究者用“自传体访谈法”来考察心盲者和对照组 (心理意象正常者) 的自传体记忆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即关于个人过往人生的记忆, 包括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访谈后, 研究者将被试

①该任务要求被试在脑海中像翻转俄罗斯方块一样, 想象对某立体图形进行各种角度的翻转。

在访谈中叙述的记忆内容区分出“内部细节”和“外部细节”，并分别进行量化衡量。“内部细节”对应的是情境性细节，包括感受、时间、地点、情感等信息（如，“我”何时在旅途中见到了什么、心情如何），更依赖情景记忆；外部细节对应的是一般性的语义事实（目的地隶属哪个城市、海拔多少），更依赖语义记忆。结果发现，心盲者的自传体记忆内部细节数量显著少于对照组，情节丰富度更低。心盲者记忆包含的内部细节占总细节数的平均比例为0.48-0.56（前一个数字针对远期记忆，后者针对近期记忆），对照组为0.74-0.69。（[23]，p.9）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心盲者记忆中内部细节占比更低，但也约占一半。在汇报的内部细节数量上，心盲组的最低值也有20-50个内部细节。因此，不能说心盲者就没有情景记忆。相反，他们也能对过往经历做“何事-何时-何地”式的回忆汇报，并提供情境细节，只是这种情景记忆并不依赖心理意象。

另一方面，弥尔顿等人还测试了心盲者对语词、文段、图形、人脸等对象的情景记忆能力。比如让心盲者对30分钟前学习过的材料进行回忆，并评估其记忆准确性。结果表明，心盲者在这些情景记忆测试中的得分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23]，p.6）这进一步表明，心盲者的标准情境记忆功能未受影响，仍能对过往信息做编码、储存和检索。

第二份证据，来自威斯敏斯特大学丹多（Coral J. Dando）团队2023年发表的研究。<sup>[27]</sup>该研究采用“模拟目击范式”（mock-witness paradigm），让被试扮演目击证人，观看模拟犯罪视频，两天后接受访谈，叙述回忆中那段视频的内容。实验招募了40名心盲者和80名对照组参与者，随机分配至三种访谈条件：心理情境重建（Mental Reinstatement of Context, MRC）、素描情境重建（Sketch-RC）和无支持控制组（Control）。MRC组引导被试闭眼想象事件发生时的物理和心理情境，依赖视觉意象能力；Sketch-RC组要求被试绘制与事件相关的素描，通过外部化视觉表征辅助记忆提取；无支持控制组仅被口头要求“回忆所有细节”，

无情境重建引导。研究通过单位信息（UoI）编码法对记忆表现进行测量：先将视频内容分解为71个正确单位信息，如人物衣着、动作、场景细节等；而后对被试回忆内容逐句编码，区分出正确信息、错误信息和虚构信息，并计算记忆的准确率（回忆起的正确信息量/回忆起的总UoI）和完整性（回忆起的正确信息量/视频包含的总UoI）。

研究发现，较之常人，心盲者的情景记忆整体呈现出“完整性不足但准确性相当”的特点。综合三个条件组来看，心盲者总体平均回忆正确UoI数量为29.78，显著低于对照组的37.88，完整性低10%以上，但准确率无显著差异，且错误信息和虚构信息在两组间也无显著差异，表明心盲者记忆准确率未受影响。区分条件组来看，在回忆完整性方面，心盲者在无支持控制组条件下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在MRC条件下最差，在Sketch-RC条件下最优。在回忆准确性方面，心盲者在无支持控制组条件下回忆准确率最高（88.2%），甚至优于对照组在同条件下的表现（84.9%）。在MRC条件下，心盲者回忆准确率最低。这意味着心盲者完成情景记忆任务的认知策略或与常人不同。他们或许可以借助非心理意象策略，实现和常人相当（甚至更准确）的记忆表现。但在MRC条件下，由于实验者引导心盲者像常人一样借助心理意象来回忆，这反而干扰了心盲者自身的记忆策略，影响了其记忆表现。

第三份证据来自剑桥大学锡耶纳（Michael J. Siena）和西蒙斯（Jon S. Simons）2024年发表的研究。<sup>[28]</sup>研究招募了20名心盲者和27名非心盲者，检测他们对于物体的情景记忆能力。实验安排被试先在屏幕上观察一些带颜色的目标物体，一段时间后，目标物体重新出现在屏幕上，但其颜色被随机改变。在测试阶段，被试需对目标物体的颜色进行回忆，并完成两个任务：一是主观生动性自评，即对记忆中目标物体颜色的生动程度进行自评打分；二是物体颜色复原，即操控电脑按键，来渐变调整屏幕上目标物体的颜色，使之符合记忆中原先的颜色色度。随后研究者分析了被试物体颜色记忆



的检索成功率（测算被试给出的复原结果是随机猜测的，还是依赖记忆检索）以及检索精确度（即复原色度与原始色度的近似度）。

研究结果发现，心盲者的主观生动性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但两组在物体颜色记忆的检索成功率和检索精确度上无显著差异，甚至心盲组表现略优于对照组。这更加直白地说明，尽管心盲者的回忆因心理意象缺失而缺乏生动性，但他们仍能出色地完成情景记忆任务，从而在实证意义上具有情景记忆。

#### 四、解释与回应

我们已经看到，心盲者虽然缺乏心理意象，但仍能完成情景记忆任务，甚至记忆表现不逊于常人。这种不对称性直接冲击了情景记忆的心理意象论。对于这种不对称性，心理意象论者或将给出几种可能的解释。我们将揭露这些解释的不足，并最后捍卫一种反心理意象论的记忆功能主义解释。

解释一：心盲是有程度的。依据心理意象论，心盲者的心理意象受损程度与情景记忆受损程度成正比。能留有一定情景记忆能力的心盲者，实则并非完全没有心理意象。他们可能正是靠自己“仅有”的心理意象完成来情景记忆任务。

回应：诚然，心盲有程度，VVIQ得分的高低便反映了心盲程度的高低。但上述解释的缺陷在于：一，它依旧难以解释为何心盲者可以依靠自己少有的心理意象，实现不逊于常人的记忆表现。“低心理意象vs高记忆水平”的不对称性依旧存在。并且这似乎暗示着，为了实现情景记忆功能，人类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心理意象。对于情景记忆来说，常人的绝大部分心理意象是冗余的。这将构成一个演化上的解释难题：人类记忆为何在演化中保留了这种看似极不经济的冗余？二，该解释也不被实证论据支持。锡耶纳和西蒙斯的研究特意检验了极端心盲被试（VVIQ得分=16，即全无心理意象；人数占心盲被试的65%）的记忆表现，发现实验总体结果并无明显变化：自述完全没有心理

意象的个体，在情景记忆的检索成功率和精确度上，亦与常人无异。（[28]，p.1589）这说明无心理意象者（而不仅是“低心理意象者”）也可以有情景记忆。

解释二：心盲者使用了与常人不同的认知策略来完成情景记忆任务。正常人靠情景记忆来完成任务，心盲者可能是用语义记忆或者空间记忆来完成的。心盲者仍缺乏情景记忆，只是用其他类型的记忆代偿了。这与情景记忆的心理意象论不冲突。

回应：该解释有一定道理，且前述实证研究确实表明，心盲者或有特殊的记忆策略。但它仍难以解释怎样纯粹靠非情景记忆完成前述实验中的那些情景记忆任务，尤其是锡耶纳和西蒙斯的颜色复原实验：心盲者要如何靠语义记忆或空间记忆来记住目标物体原本的颜色呢？弥尔顿等人关于人脸、图形等对象的记忆测试同样展现了这种解释的困难。此外，从演化论的视角来看，该解释同样面临一个“冗余疑难”：既然情景记忆任务都可以靠非情景记忆来同样出色地完成，那么从功能上说，情景记忆这一官能对人类而言是冗余的，为何它还会被演化出来，并成为人类一种基础性的认知官能？

解释三：如纳奈假设的那样，心盲者并非全然没有心理意象，只是缺乏有意识的心理意象。他们是靠无意识心理意象完成的情景记忆任务。

回应：首先，该解释在实证根基上较为薄弱，且“存在无意识心理意象”这个假说本身具有争议。如布隆薇斯特批评的那样，纳奈用于支撑该假说的实证研究只包含一个被试，（[25]，p.873）因此很难说这种假说可否普遍化。最近，滕璐亦对“心盲者有无意识心理意象”这一假说提供了详尽反驳，<sup>[29]</sup> 本文不再赘述。其次，哪怕心盲者果真如“盲视”（blindsight）一般，靠无意识心理意象来完成情景记忆任务，这也会给传统的心理意象论带来严重冲击。因为我们至少可以说，有意识的心理意象并非情景记忆的必要条件，而心理意象论的支持者们大多讨论的是这种有意识的心理意象。

最后,我们认为,对于心盲者情景记忆表现最合理的解读是:

解释四:心盲者确实具有情景记忆。这证明了情景记忆并不以心理意象为必要条件,情景记忆的心理意象论是错的。我们应当对情景记忆持一种更包容的功能主义解读:只要认知主体能以某种方式编码、储存和检索关于过往个人经历的信息,准确回答关于“何事-何时-何地”的记忆问题,那么就可以算是拥有情景记忆。我们不必对此处的“某种方式”做过多限定,尤其是不应要求其必须借助心理意象。

拥抱这种功能主义解读,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一是它能包容人类情景记忆机制的多样性。二是它也更契合心理学对情景记忆的测量方式,侧重对记忆结果准确性的评估,从而有助于记忆哲学与实证科学在术语体系上实现畅通对话。三是它能带来一系列有趣的哲学后果。譬如,若我们承认心盲者也拥有不逊于常人的情景记忆,则布隆薇斯特将心盲症解释为情景建构系统障碍,尤其是情景记忆系统障碍,则显得根基不牢。再如,传统观点认为,元认知感受能提升情景记忆的可靠性,画面越清晰生动的情景记忆就越准确。但心盲者在情景记忆准确性上的出色表现,削弱了记忆“生动性”与“准确性”间的关联。

诚然,这一解释也绝不完美,还有一个关键问题亟待解答:心盲者在生成和检索情景记忆时,或许采用了某种独特的认知策略,或者是触发了某种特殊的神经活动机制,那么这种策略或机制究竟是什么?对此问题的后续探索,不能只靠抽象的哲思,而是有赖多学科的通力合作。

#### [参考文献]

- [1] Tulving, E. 'Episodic and Semantic Memory'[A], Tulving, E., Donaldson, W. (Eds.) *Organization of Memory*[C],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1972, 381-403.
- [2] Hoerl, C., McCormack, T. 'The History of Episodic Memory'[J].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2024, 379: 20230396.
- [3] Fernández, J. *Memory: A Self-referential Account*[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4] Nanay, B. *Mental Imagery: Philosophy, Psychology, Neuroscienc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 [5] Zeman, A., Dewar, M., Della Sala, S. 'Lives Without Imagery—Congenital Aphantasia'[J]. *Cortex*, 2015, 73: 378-380.
- [6] Pylyshyn, Z. W. 'Mental Imagery: In Search of a Theory'[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02, 25(2): 157-182.
- [7] Kosslyn, S. M. 'Mental Images and the Brain'[J]. *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 2005, 22(3): 333-347.
- [8] Sachs-Hombach, K. 'Image-Mental'[A], Binder, M. D., Hirokawa, N., Windhorst, U. (Eds.) *Encyclopedia of Neuroscience*[C],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2009, 1912-1914.
- [9] Hopkins, R. 'Episodic Memory as Representing the Past to Oneself'[J].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2014, 5(3): 313-331.
- [10] Boyle, A. 'The Mnemonic Functions of Episodic Memory'[J].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22, 35(3): 327-349.
- [11] Nanay, B. 'Multimodal Mental Imagery'[J]. *Cortex*, 2018, 105: 125-134.
- [12] Pearson, J., Westbrook, F. 'Phantom Perception: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Nonretinal Vision'[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15, 19(5): 278-284.
- [13] De Brigard, F. 'Is Memory for Remembering? Recollection as a Form of Episodic Hypothetical Thinking'[J]. *Synthese*, 2014, 191(2): 155-185.
- [14] Michaelian, K. *Mental Time Travel: Episodic Memory and Our Knowledge of the Personal Past*[M].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16.
- [15] Hesslow, G.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Simulation Theory of Cognition'[J]. *Brain Research*, 2012, 1428: 71-79.
- [16] Soteriou, M. 'The Epistemological Role of Episodic Recollection'[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08, 77(2): 472-492.
- [17] Hoerl, C. 'A Knowledge-first Approach to Episodic Memory'[J]. *Synthese*, 2022, 200(376): 1-27.
- [18] Boyle, A. 'The Impure Phenomenology of Episodic Memory'[J]. *Mind & Language*, 2019, 35(5): 641-660.
- [19] Hopkins, R. 'Imagining the Past: On the Nature of Episodic Memory'[A], MacPherson, F., Dorsch, F. (Eds.) *Memory and Imagination*[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46-71.
- [20] Pearson, J. 'The Human Imagination: The Cognitive



- Neuroscience of Visual Mental Imagery'[J].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019, 20(10): 624–634.
- [21] Monzel, M., Vetterlein, A., Reuter, M. 'No General Pat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Aphantasia: An Evaluation Based on Criteria for Mental Disorders'[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23, 64: 314–324.
- [22] Zeman, A., Milton, F., Della Sala, S., et al. 'Phantasia—The Psyc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Lifelong Visual Imagery Vividness Extremes'[J]. *Cortex*, 2020, 130: 426–440.
- [23] Milton, F., Fulford, J., Dance, C., et al. 'Behavioral and Neural Signatures of Visual Imagery Vividness Extremes: Aphantasia versus Hyperphantasia'[J]. *Cerebral Cortex Communications*, 2021, 2(2): tgab035.
- [24] Liu, J., Zhan, M., Hajhajate, D., et al. 'Visual Mental Imagery in Typical Imagers and in Aphantasia: A Millimeter-Scale 7-T fMRI Study'[J]. *Cortex*, 2025, 185: 113–132.
- [25] Blomkvist, A. 'Aphantasia: In Search of a Theory'[J]. *Mind & Language*, 2022, 38(3): 866–888.
- [26] Dawes, A. J., Keogh, R., Robuck, S., Pearson, J. 'Memories with a Blind Mind: Remembering the Past and Imagining the Future with Aphantasia'[J]. *Cognition*, 2022, 227: 105192.
- [27] Dando, C. J., Nahouli, Z., Hart, A., et al. 'Real-World Implications of Aphantasia: Episodic Recall of Eyewitnesses with Aphantasia is Less Complete but No Less Accurate than Typical Imagers'[J].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2023, 10(10): 231007.
- [28] Siena, J. M., Simons, S. J.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and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Remembering in Aphantasia'[J].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024, 36(8): 1578–1598.
- [29] Teng, L. 'Metacognition in Aphantasia: Taking the “Conscious” View Seriously'[J]. *Neuropsychologia*, 2026, 221: 109331.

[责任编辑 王巍 谭笑]

